他中學以後，由於思想的引導，使他對經學方面的學問特別有興趣，不過，對文學和寫作的愛好仍始終如一。抗戰發生後，他跟隨學校內遷重慶，當時公費僅够吃飽，他爲了賺點零用錢，於是開始向報刊投稿，這是他以後寫作生涯的開端。那時他所寫的文章，論文、散文、新詩，不拘一格，他的筆名換來換去，但從來沒有想到要當作家的打算。

民國三十八年來臺以後，進入新生報，不久就主編新生副刊，由於工作的需要，他開始以鳳兮爲筆名，撰寫雜文——「方塊文章」，後來得到王平陵先生的邀請，又嘗試寫了若干短篇小說，直到王先生停編「中國文藝」，他的「小說」才停輟不寫了。

二十年來，鳳兮已寫出十餘本的結集，他的創作以散文見稱，如果再計算那些發表了而沒有結集出版的，大約還可以出版二十册書。不過，他不想爲了出書才寫作，在出版的著作中，都是經過選擇而彙集成書的，這是他的嚴謹的態度。

寫作固然是鳳兮的興趣，但他最大的愛好還是讀書，他讀書的範圍相當廣博，只要是他喜歡的書籍，包括文學、哲學、歷史……等等，隨手拈來，不拘一家，不限一類，心領神會。他說：「我無意做學問，就像無心做作家一樣。我的讀書和寫作，可以說是屬於遣興派的，假如也有這一派的話。」

曉風

曉風，原名張曉風，江蘇人，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九日出生。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講師。從高中時期開始寫作。

讀曉風的散文，可以感受到一顆熱情澎湃的心靈在躍動。她的筆觸有時是纖巧的，像「地毯的那一端」和「給你，瑩瑩」是其代表；有時則非常奔放，如「哭牆」和「愁鄉石」是其代表。這兩種風格雖不大相同，但都能表現她內心一股暖暖的愛，前者較偏於個人的抒情，後者較富於民族的情感，而這些風格都來自她自幼以來的生活背景。

她出生於民國三十年青年節，地點是浙江金華——一個逃難的中途站。她的父親張家閔先生是黃埔六期的軍人，在退伍之前，做了三十年的少將，由於受家風的影響，曉風自然而然比一般人更具有國家意識和責任感，她的作品中也帶有濃濃的鄉愁。

和大多數抗戰時期出生的孩子一樣，民國卅二年她和家人住在重慶，民國卅五年還都。她的記憶似乎是從南京開始的，那永不休止的南中國的旅途，成爲她日後作品中極重要的特色。當年的許多風光醞釀了她日後的氣質，如：夫子廟、秦淮河、明孝陵、玄武湖，古老的城牆，甜澀的新剝的蓮子，明艷喧囂的大戲……等等；春天在故國的荒郊上遵循着「挑野菜」的古風，挖起一棵霽菜，秋天揀拾葦舟似的梧桐葉。接着又是一連串逃難和遷移的日子，到過柳州、廣州，之後是臺北，是屏東，然後又是臺北。

她讀的是中文，後來也順理成章地教了中文。許多人認爲中文系足以戕害一位創作者的精神，但對曉風來說，則成了謊言，因她不覺得多讀了那些經史典籍和文字訓詁是一種浪費，她認爲生命中的「好」有許多種，對於一個有正常吸收力的人而言，沒有什麼是不好的。自新文學運動以來，大部份作家的共同缺陷便是對民族傳統文學少有認識，曉風能够一方面創造新文學，一方面接受傳統的薰陶，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。

從十二歲開始，她已是一位基督教徒，隨着年歲的增長，她更肯定自己的信仰。曉風在戲劇方面的創作，便充滿了眞摯的宗教熱忱，她寫的「第五牆」、「武陵人」、「安全感」都揚溢着博愛的精神，那是十分中國的，也是十分基督的。

她的創作方向很廣濶，能够同時從事散文、小說和戲劇的創作，民國五十七年以「地毯的那一端」榮獲中

山文藝散文獎，是前後得獎人中最年輕的一位，那年她才二十六歲。民國六十年，她主編「中國現代文學大系」散文部份，也是編輯委員中最年輕的一位，足證她的作品已獲得文壇人士的重視。雖然她的年紀還是那樣輕，至今她仍是時時被討論的作者，但無論別人怎麼討論她，或褒或貶，她不十分在意，她說：「因爲作品的優劣我自己知道，我自然會比任何人更嚴格地檢討自己的作品。」到目前爲止，她最滿意的作品還是一部舞臺劇——「自烹」，「自烹」將於今夏在美國和香港演出。

曉風於二十三歲結婚，丈夫是林治平先生，他是她大學時期的同學，目前執教於中原理工學院。她有兩個孩子，生於民國五十七年的男孩詩詩，和生於民國六十年的女孩晴晴，從她的散文中便可體會到她對孩子的熱愛。她生平最悲痛的事，是於民國五十九年失去她當時二月大的女孩，那孩子的夭折使她深深體驗到命運的無常，到現在那股悲痛還依然持續着。

歸人

歸人，原名黃守誠，河南湯陰人，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。曾任雜誌編輯、社長、中學教師、師專講師、工專副教授，現任職於省立花蓮師專。從三十八年開始寫作。

歸人記得最早讀過的一册小說是岳傳，那粗糙的文字使他看得眉飛色舞，那時他才只是八、九歲的幼童。他的父親讀書不多，却雅愛詩文，歸人承襲了父親的一些書香，從小就對諸葛亮、關雲長有了鮮明的印象。他常常在煤油燈下，爐火熊熊，坐在父親的身旁，聽父親講三國演義的故事。他現在回憶起來，覺得父親實在是